

白茶

茶 白

著 珂 斑

物

人

巴利克

沃洛迦

革力布

學生甲

學生乙

咖啡館的歌女。

林娜

娜迦

女裁縫。

公寓的夥計。

此劇在九十年代發生於有大學的一個城市裏邊。

大學的學生。

佈景

下等公寓裏邊一間大學生住的房間，佈置的很平常的樣子；沿着左邊的牆放了兩張床；一張床靠外邊了一點，一張靠裏邊了一點。在兩張床之間放了一張抽屜櫃。在這張床下放着一個籃子，那張床下放着一個箱子。在牆角裏放着一個平常的洗臉盆，裏邊放着茶杯和水罐子。對面牆跟前放着一張睡椅。在中間牆跟前放着一張方桌，上邊放着書，紙，帽子，玻璃杯，茶杯等。抽屜櫃上，睡椅上各處擲的都是書。有一本書擲在床上的腳頭裏。在中間牆的左邊一道門。巴利克在靠外邊的一張床上躺着，沃洛迦在那一張床上躺着。他們都是同班的學生。巴利克穿着制服，沃洛迦沒穿制服，蓋着被子，露着腳，穿着長靴。都不作聲。

巴 沃洛迦，你睡着了嗎？

沃 睡着了。

巴 睡的很熟嗎？

沃 睡的好像死人一樣。

巴 那麼，你不想喫飯嗎？

沃 滾開吧！

巴 (少停。)(唱着：)

醫生趨至醫生前，

醫生向醫生說：

『朋友，我們怎麼去問一問

到何處喫飯？』

醫生回醫生說：

『「畫餅」就是我們的午餐！』

沃洛迦！我這一份也送給你喫了吧！

沃 你說的笑話也並不見得怎麼樣的可笑，還不如你不作聲的睡下不至於覺得餓的

慌吧！

巴 哦，睡吧！讓你睡下去夢見古來一切的餓死鬼吧！

沃 道不敢你去夢見吧！

巴 好了！

（沃洛迦臉轉向牆，少停。）

沃 （臉又轉向巴利克說。） 幾點鐘了？

巴 你教我看那一個鐘呢？看日規呢……還是教我看當在當舖的那一個鐘呢？

沃 （帶著生氣的樣子。） 你告訴我幾點鐘了吧。

巴 看一看你的當票就得了……

沃 | (很生氣的起來，走到抽屜櫃跟前看了看鬧鐘。) 十一點四十分了。(咬著指甲在室內走來走去

的走著。) 什麼時候才是我們喫最後的一頓飯呢？

巴 | 大概在石器時代罷。

沃 | (笑了笑又沉思起來。) 我們不過昨天兩點鐘的時候喫了一頓飯；昨晚沒有喫飯，今
早又沒有喫飯。

巴 | 這有什麼法想呢……

沃 | 我們快一天一夜都沒有喫飯了……唉！

巴 | 別計較這些了；將來挨餓的日子長着呢……

沃 | 我問你：革力布大概有錢吧？你想怎麼樣？

巴 | 革力布有一個禿頭，有一個沒牙壳子的老大娘；這些合起來連一個錢也值不

到！

沃 | 巴利克，你說話太粗野了！

巴 | 沃洛迦，你說話太下賤了！實在太下賤了！

（少停。）

沃 | 管他呢，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想着喫飯！

巴 | 別瞎扯了；上禮拜你還是想着呢。

沃 | 你這樣瞎說着開心，不如你去向誰借點錢吧？

巴 | 去向掌櫃借一回吧！（冷的縮了起來。）這樣冷的天氣，他連火也不給生！他真有點混蛋了！我們不過兩個月沒有交他房錢。

沃 | 你真討厭人，我要走了。

巴 | 到什麼地方去？

（毅然決然的把制服穿上，猶豫著；咬着指甲。）

巴 | （無聊的向上吐着。）

沃 | 起來吧，你這廢物！起來想個法子吧。

巴 我睡下已經想好了。請你招呼叫把火壺拿來吧。

沃 可是茶葉和糖你自己做嗎？

巴 我並不是來燒茶，我是要他來裝樣子的。不然就是教聽差的看着也覺得太寒心人了。人家都起來了，可是火壺還不叫拿來。就是一個衣服爛縷的乞丐，面子也是要緊的。叫把火壺拿來！

沃 這不過是你自己氣自己的吧了。（按鈴。）

夥計 （入。）

巴 （氣着。）把火壺拿來！

夥計 不要買什麼東西嗎？

巴 不買什麼！你買什麼不買，沃洛迦？

沃 不買！把火壺快拿來！

夥計 就拿來（出。）

沃 巴利克！向他借半塊錢吧？

巴 借是可以的，就是怕他不給……

沃 我來試一試。

夥計

（把火壺拿進來。）

沃 哼！……我告訴你……喂！……夥計！

夥計 要什麼？

沃 那麼……那麼……那麼着……給我……（半吞半吐。）給我漱口孟子拿來！

夥計 就拿來。（出。）

巴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怎麼連這一點胆子都沒有？

沃 （無精打采的樣子。）這太說不出口了！

巴 面子還要緊嗎？

沃 如果沒有飯喫還要面子幹什麼用！我問他借好了！

(夥計把漱口盂子拿來，放到那裏，向門走去。)

沃 夥計！

夥計 要什麼？

沃 就是這個。我的一張郵局的匯票。這不是 (到衣袋裏掏出一張票單，在手裏擾着。)

票！你明白嗎——要領錢了！你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這有什麼不明白呢？

沃 二十五塊錢！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

沃 但是，今天趕不上領了。

夥計 怎麼趕不上領？到兩點鐘才領錢呢！

沃 這還得要學校的担保……真是麻煩。(向巴利克。)你想怎麼樣——能來得及

嗎？

巴 | (譏笑着) 我想來得及。

沃 | (咬着牙) 你這傻瓜！(向夥計胆大了一點說。) 那麼，夥計，請你借給我一點錢吧，明

天我到郵局取來錢就還你。

夥計 | 我沒有。

沃 | 沒有嗎？

夥計 | 我從那兒會有錢呢？

沃 | 沒有就算了！去你的吧。

(夥計出。)

巴 | 借錢又沒有希望了！

沃 | 滾開吧！你自己把事情弄壞了，並且還來嘲弄人。

巴 |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給他看的什麼，不是匯票；是入門証吧？

沃 | 是入門証。

巴 這到不錯……唉，別氣了；倒茶吧！

沃 你怕是餓瘋了吧？……（指着額頭。）在這裏有點瘋了吧？

巴 我倒茶是裝樣子的！是裝樣子的！

沃 裝樣子幹嗎的！我不願自己來哄自己的肚皮！

巴 （站起來。）不喝我自己來喝。（走到棹子跟前，洗着茶壺。）

沃 還要洗一洗！好像真預備喝茶的一樣。

巴 你知道我是一個神秘主義者；我很信降神術，我這麼一弄，那茶神馬上都下降了！（往茶壺裏邊倒上水，放到火壺上。預備着茶杯；一切都是很鄭重其事的樣子做着。）

沃 最好把那空茶葉盒子也放到茶壺上，把包糖的紙放到棹子上。（把這些都由寫字棹上拿來。）

巴 好了！差不多好像真的一樣……爲什麼呢？（做着。）請坐下吧；你做我們的餓

客好了……

(有敲門的聲音。)

巴！請進來吧！

(夥計入。)

夥計 掌櫃要錢的。

巴 好吧。這個很湊巧……

夥計 掌櫃很生氣的。

巴 生氣嗎？告訴他好了；就說生氣不但無益而且是很蠢的事。康德說：『生氣——就是爲着別人的過失來懲罰自己……』你記着：康德說的……

夥計 他說要告你們的。

巴 可不是，這也是個好法子。

夥計 叫我拿什麼話去回告掌櫃呢？

巴 我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去回告他。一切我要說的話我已經都告訴他了。

夥計 明天可以交錢吧？

巴 明天？爲什麼要明天？爲什麼明天的日子要比別的日子特別些？不論那一天都

是一個樣……

夥計 聽說明天你們要到郵局領錢了……（指着沃洛迦。）匯票在他手裏呢……

巴 哈哈！沃洛迦，明天你的匯票還有效嗎？沒有過期嗎？

（沃洛迦惡狠狠的扭過臉來。）

巴 是的，不錯……匯票……那是真的。真有匯票。你告訴他——明天就交他錢。

夥計 那我就這樣告訴他吧。（出。）

巴 唔，我們來喝茶吧……

沃 你一個人喝好了。我不喝。

巴 （把茶壺由火壺上拿下來，執着茶壺在茶杯上說。）你要濃一點的茶嗎？

沃 （忍不住的笑着。）是的，要濃一點！

巴 太濃了是很不講衛生的……（拿起茶壺往茶杯裏倒着，後來又從火壺裏倒了一點清水。他倒的

時候，都好像實在喝茶的一樣。倒了兩杯，坐下。帶着很殷勤的樣子送給沃洛迦了一杯說。）你不嫌

太濃嗎？

沃 （坐下。）不要緊，我喝慣了。

（有敲門的聲音。）

沃 （很快的低聲說。）有人來了。快把那些一齊倒了吧，不然太不好看了！（走到門跟前

開門。）誰敲門的？

（有位學生革力布進來；從他的衣服上看來，大概也是一個不比他的朋友有飽飯喫的人。）

革 早安！（很快活的樣子）有茶喝嗎？

巴 我們怎能沒有茶……請坐吧……

（革力布脫了外衣，縮着手，挨着椅子坐下。）

革 好冷呀！真冰的要命了！

沃 真可惡的天氣！

巴 你冷嗎，革力布？來烤一烤，喝點茶吧！（到火壺裏倒了開水，又到茶壺裏倒了一點同樣的清水；很殷勤的把茶杯端給革力布，革力布很奇怪的看了看茶杯裏的清水，又看了看沃洛迦同巴利克茶杯。巴利克與沃洛迦都哈哈大笑起來。）

革 這是什麼把戲？

巴 這是化學上的玩意：是 H₂O 燒到列氏表八十度就得了。別名又叫做——『白糖。』

革 只怕你們沒有茶葉了吧？

巴 你猜的真神妙！

沃 就是我們有茶葉也是不成的。

革 爲什麼？

沃 糖也沒有。